

大唐名捕探案传奇

叶宏涛 彭春明 著

《神射之死》

十八神射一夜尽丧于弓箭之下！何人竟有如此射术？
阴谋、权谋交缠，杀戮的气息开始席卷，命运之轮开始倾斜……
铮铮傲骨，铁血男儿，鬼神难及的射术，谁才是天下第一神射？

你是否相信在这个浮躁的年代还能见到这样的古典传奇？

金庸的笔法，古龙的情节，

徐徐展开一部以弓箭为主题的传奇悬疑小说，

带你走进瞬息万变的险恶江湖，体验神射手叱咤风云背后的悲欢离合……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叶宏涛 彭春明 著

大唐名捕探案传奇

【神射之死】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大唐名捕探案传奇：神射之死 / 叶宏涛，彭春明著.
—南宁：广西人民出版社，2011.11

ISBN 978-7-219-07504-3

I. ①大… II. ①叶… ②彭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
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1) 第 173987 号

监 制 彭庆国
策划编辑 梁凤华
责任编辑 梁凤华
责任校对 陈曼榕
美术编辑 王 霞
印前制作 麦林书装

大唐名捕探案传奇：神射之死

DATANG MINGBU TANAN CHUANQI SHENSHE ZHI SI

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
社 址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 6 号
邮 编 530028
网 址 <http://www.gxppl.cn>
印 刷 广西大一迪美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880mm×1240mm 1/32
印 张 10
字 数 210 千字
版 次 2011 年 11 月 第 1 版
印 次 2011 年 11 月 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219-07504-3/I·1401
定 价 25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刺啦一声，弓弦声响起，一支箭已离弦而去，咚的一声，正中“敌人”，旁边响起一阵惊叹之声，但仔细一看，射中的却只是“敌人”喉颈旁肩膀处，随又响起一片嘘声。射者垂头丧气地离开。

第二个射者，拉了半天的弓，才让弓弦勉强有了个弧形，旁边早已一片嬉笑之声。那射者手一放，箭离弦，却连“敌人”的边都没碰着，从身旁飞了出去。余人哄然大笑，那射者将弓一扔，坐在地上号啕大哭起来。

接下来的几个射者，虽也都命中目标，但不过手、足、腹，皆非要害部位。直到第八个射者，像模像样地起了个箭步，深吸一口气，将弓拉得半圆，凝神一箭，咚的一声，正中“敌人”喉咙。那射者高兴地跳了起来，大声喊道：“我赢了，我射中的是喉咙，我才是今天的‘李穿喉’……”

在溪州城西的一个小村落，一群放牛娃正在玩射箭游戏。他们在一株古柳上用木炭画上一个大概的人形，在古柳

两丈开外的地方画上一条线，然后比试射箭，唯射中喉咙者才能当上今天的“李穿喉”，享受接下来的待遇。

那第八个孩童射中“敌人”喉咙之后，接下来的几人皆未命中目标。那孩童如愿胜出，神气地喝道：“十八孩儿听令，快扶本将军上马。”说罢跨到一个由几条木棍制成的简易架子上。其他孩童听罢，吵吵嚷嚷拥上来将那孩童抬起，一边打转转，一边齐声喊道：“烽烟蔽日，贼寇如流；将军神射，一箭穿喉；十万军败，青史名留……”那孩童跨在木架子上，洋洋得意，俨然一副大将军的模样。

这是大唐昭宗乾宁年间。经过黄巢起事后的大唐王朝，早已是名存实亡。各地藩镇名义上受中央节制，实际为一方诸侯。那孩童所言之“李穿喉”，乃受封为剑南西川节度使的李川，此人善射，号称“天下第一神箭手”，因临阵杀敌十有八九是一箭穿喉，是以世人常称之为“李穿喉”，真名反倒鲜为人知。

离孩童嬉戏不远处，却有两人驻马观看他们。两人皆便装打扮，马鞍旁斜挂着弓箭，马鞍后挂着几只野鸡獐兔，显然是出猎方归。两人看罢，又掉头放马徐行。两人中右边那人约莫三十岁，身材瘦削，脸色白净，唇上却是一撮大胡子，又黑又浓，分外引人注目。那人叹道：“想不到李穿喉威名如此之盛，此处是姑父辖境，乡野孩童的嬉戏，却都以射箭为乐，以他为荣。”

左边那人是个年轻公子，方二十出头的样子，大眼睛白脸，相貌既英俊，又给人可亲之感。听得他回道：“表哥且莫奇怪，莫说这溪州了，就是再远些张停友将军的永宁镇，高盛将军的夷州镇等，也莫不民风好射，以李将军为荣。”说罢，脸上颇有得意之色。

这是表兄弟二人，那年轻公子名叫陆子俊，乃溪州节度使陆安的大公子。乱世之中，人人自危，世家公子也不敢安享富贵，陆子俊年少时便拜名师学艺，学得一身好本事。今年陆安已为他定下婚事，聘定的正是李穿喉的义女，只待良辰吉日一到，便迎娶过来。那大胡子是他表兄，名叫唐振，是个了不起的人物，乃是河东道青州的总捕头，曾破获了无数的大案、奇案，在大江以北素有“神捕”之名。只是他破案固然神奇，做人却大是不会，因几次三番言语恶了上司，备受排挤。今番远来西南，一来参加陆子俊的喜宴，二来也是散心之意。

当下唐振听罢，一时无语，又将方才孩童所诵诗句缓缓复诵：“将军神射，一箭穿喉；十万军败，青史名留。”复诵罢，向陆子俊道：“子俊，当真是李穿喉一箭射败吐蕃十万大军，并无虚假？”陆子俊道：“当然不假，此事西川人人尽知，这几句诗出自古风《将军吟》，乃大诗人韦端己的手笔，绝非道听途说之词。”

唐振听罢不语，但脸上颇有不信然之色。

陆子俊见他脸色，道：“怎么，表哥不信？”唐振沉吟半晌，道：“我只是想，吐蕃兵十万之众，射杀了主帅，自还有副帅在，射杀了主将，自还有副将在，却如何能一箭射败？”

陆子俊一听，不禁怔住，随即又哈哈大笑，道：“夫战，勇气也。两军相争，胜败关键原本就在个‘勇’字，昔项羽两万楚军大破秦军二十万于巨鹿，谢安石八万北府兵大破前秦六十万大军于淝水，靠的便是士卒勇不畏死，想那吐蕃十万大军来犯，原本也气势汹汹，但主帅被李将军一箭射杀，如何还有士气？而我唐军却是气势如虹，自然要将吐蕃军杀得大败了。李将军一箭射杀的，是吐蕃十万大军的气势。若没有这一箭，要取胜却是千难万难的了。表哥久在公门之中，却是不理会得这行军作战之事。”

陆子俊兴冲冲地说着，说罢，想起自己方才颇为无礼，不禁脸上一红，喃喃道：“我说话无礼了，表哥你莫见怪。”

唐振却并未在意，道：“这原是我孤陋寡闻了。”又道：“你熟知这场战事，说来听听罢。”陆子俊见天色尚早，左右回去也无事，便道：“好罢。”

只听得陆子俊说道：“那是我大唐僖宗中和二年，也就是十四年前的事了。那一年我十一岁，可不天天缠着我爹、我娘讲这故事。”陆子俊回想当时父母讲故事的情景，不禁脸上浮上微笑，过了一会儿，方才继续说道：“那一年我大唐方经黄贼作乱，大家杀来杀去的，可不杀得要兵没兵、要将没将。那吐蕃人见我们国力空虚，就兴了十万兵马来犯，气势

汹汹。而当时李将军方上任剑南节度使不多久，手下地方不过西川二十余县，兵将更是少得可怜，骑马的走路的加起来也才不过两万人，所以大家都吓坏了，有钱人家纷纷都逃到乡下去避难。老百姓们更是个个人心惶惶。”

唐振听得他说话，就像是给小孩子讲故事，颇觉奇怪，转念一想，随即明白：他这是不自觉地模仿姑父、姑妈当时的口吻。

只听得陆子俊说道：“而就在李将军升帐商议该怎么办时，手下将领们也是意见不一。大家分成三派，一派说：‘不如献几座城池财宝给吐蕃，再和他议和。’一派说：‘还是坚守城池以待朝廷的援军吧。’又一派则说：‘摆开阵势，把吐蕃人杀败就是了。’三派争论不休。李将军是赞成主战派的意见的，但他见军心不一，自己又才当上大将军，也不好专断，就想了个办法，让三派将士各推举一人出来，到演武场两百步开外的距离射靶，道：‘谁射得准，便从谁的策略。’”

说到这，陆子俊见唐振听得入神，便像当初他父母讲故事时突然问他一样，笑着问唐振：“这一场比试下来，自然是主张列阵迎敌的一派最终获胜，但你猜这是为何？”唐振心中想道：当然是主战派推举的就是李穿喉将军，他技压群雄了。

正待出口，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，心道：李穿喉既是让部将比试，他自己就不能参与了，他神射无敌，若参加了，比赛还有什么意义。接下来连想几种情况，但看陆子俊的脸色，又自己否定。

陆子俊见他皱眉深思的模样，心中一乐，知道关子已卖足了，说道：“当时我可怎么猜也猜不出来，先猜的是主战派推举的将领最为厉害，我爹说不是。我爹说：‘当时主和派推举的将军叫欧阳盾，坚守派推举的叫赵正，主战派推举的叫钱越，这三个人后来都成了李将军的义子，得了真传，不相上下，那时恰恰正是主战派推举的钱越最差劲。当时三箭定输赢，第一轮下来，欧阳盾、赵正都中了靶心，就钱越偏离了靶心。’我后来又猜是弓箭有问题，或是欧阳盾、赵正射箭时起了大风等原因，一连猜了七八个，我爹都摇头否定。”

陆子俊说到这，又停下来看着唐振，唐振不愿示弱，明知他卖关子，还是不得不埋头苦想。但饶是他向来智计过人，也想不出个合理的解释来。

陆子俊笑了笑，继续说道：“原来，当时钱越输了第一轮后，后面两箭，虽然也还是不中靶心，但欧阳盾、赵正两人接下来的两箭却连靶子都没碰到。因为箭射到一半，就被站在演武场边的李将军射落下来。”陆子俊说着，左右两只手各伸出食指，比画了一番，道：“就这般，接下来欧阳盾、赵正两人每射出一箭，李将军在两三百步开外的场边也射出一箭，以箭射箭，将两人的羽箭半途击落下来。”

陆子俊解释罢，饶是唐振身为捕快，素来多经奇事、怪事，也还是惊诧不已。想象当时情状，若非是陆子俊亲口所说，实难以相信世间竟能有此神技。须知箭速何其之快，要将射出去的羽箭半途击落，其射术，当真是神鬼难及。

陆子俊继续道：“当时李将军射了这四箭，演武场内外只惊得鸦雀无声，俄而欢声雷动，众人齐声呼道：‘将军神射，将军神射！’众将领对迎战吐蕃再无异议，都道：‘吐蕃军就是再来二十万，又有何惧？’消息传至三军，三军将士振奋，对吐蕃军再无半点惧怕之心。

“大战之日，两军摆开阵势，那吐蕃军果然是人强马壮。李将军单人匹马出阵，向那吐蕃军的主帅旦增喊话，那番帅之前倒也听过李将军大名，竟不敢现身，躲在一层又一层的盾牌里看不到人影。李将军见状，哈哈大笑，将佩刀解下，腰间箭袋也解下来，尽数往后一掷，让亲兵捡了去。那番帅暗地里见李将军只剩空弓一张，这才敢出阵来。李将军质问番帅：‘吐蕃与我大唐，本为甥舅之国，当世世修好，何故兴兵来犯？’那番帅见我唐军人少马瘦，气势嚣张起来了，咬着舌头说了一大通，说什么我大唐奸臣当道，他吐蕃军是帮忙清君侧来的，叫李将军速速投降，否则必将血洗西川。

“李将军见番帅说得无理，一怒之下取了他的落日弓在手，那番帅只吓得高举盾牌，但李将军拿的只是一张空弓，番帅的举动引来两军一阵笑声，李将军高声嘲笑了一声，拔马回营。那番帅也放下了盾牌，准备回营。但就在这时，李将军忽然回身射出一箭，正射中那番帅喉咙，将那番帅射翻于马下。”

唐振心下大奇：李将军的箭袋不是掷给亲信了吗？他知若问出来，陆子俊又要卖关子，索性闭嘴。

陆子俊见他不上当，过得一阵，自己续道：“原来李将军在解下箭袋时，偷偷地在马鞍旁横放了一支箭，用大腿夹住，骗过了那番帅。”

唐振皱眉道：“这却是在使诈了，不是好汉所为！”

陆子俊一愣，哈哈大笑，“两军厮杀，又非江湖争斗，本就是‘兵不厌诈’，讲什么好汉？表哥我问你，是李将军一个人充好汉重要呢，还是天下的生灵重要？”

唐振一愣，不禁哑然。

陆子俊哈哈一笑，继续说道：“李将军射翻了番帅，手一挥，大军立时杀声震天，向吐蕃军发起了全线冲锋。李将军还有欧阳盾、赵正等十余人，直取那番帅的尸首。那番帅倒于马下时，他身后的亲兵当然早抢了上来，但且不说李将军，欧阳盾等也个个是好手，你一箭我一箭，顷刻间便将那番帅的亲兵射杀。一行人抢到了那番帅身边，一刀砍下了那番帅的头颅，用长枪高高挑了起来，大声呼喝。

“吐蕃军哪还有什么斗志？他们只恨爹娘少生了两条腿，而我唐军将士个个奋勇，一刀一枪只管往他们身上招呼。这一仗直杀得吐蕃军弃甲丢盔，一败涂地。李将军获军甲辎重、羌马无数，并乘胜追击，将之前吐蕃所侵占我大唐的雅州、松州、戎州等十数城一举收回。我爹说，自安、史作乱以来，吐蕃屡次进犯，两番攻占长安，不是掠财，便是夺地，李将军这一战，可说是雪了我大唐百年耻辱了。”

听陆子俊说罢，唐振不禁心生仰慕之意，叹道：“李穿喉

如此神威，庇护西川，看来外间说他如何无恶不作，却是不可信了。”陆子俊一听，不由得诧异，问道：“外间竟传闻李将军无恶不作？到底又如何传闻？”

唐振笑了笑，道：“说他冷血无情，连父母之丧也不掉泪；说他忘恩负义；说他不娶妻纳妾，是喜好男色……罢，这些无根谣言，何必说它。”陆子俊道：“李将军一生不流泪，倒也常听人说起，不过不是这种说法；李将军不娶妻纳妾，却是为着他离家的夫人。可恨外间竟如此传闻！”

两人且行且说，不觉已到了夔州城下。

唐振想起陆子俊说到欧阳盾、赵正等名字，问道：“欧阳盾、赵正等人，该就是人称‘西川十八神射’的罢？”陆子俊道：“正是，欧阳盾、赵正、钱越三人是李将军最早收的义子，后来从军旅中提拔出周有诚、张为朔等人，再加慕名来投的王当、王凉、王信三兄弟等人，一共十八人，合称‘西川十八神射’。”

陆子俊悠然道：“这十八位将军，李将军皆悉心教授，可了不得，‘赵钱曲郑余欧阳，三李三周三张王，手上神弓生死簿，腰间羽箭是阎王’……”陆子俊正待乘兴说些“西川十八神射”的故事，却见前面一骑飞奔而来，一路高喊：“少爷，唐公子！”

飞奔而来的是陆府高管家的儿子高循，他跳下马，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道：“少爷，大事不好了，大事不好了！”陆子

俊脸上变色，慌忙问道：“什么事？快说。”唐振喝道：“什么大事不好了，天塌不下来，你慢慢说来！”

高循道：“快马来报，山阳县境内发现一十八具无头尸体。”陆子俊一听，不由得气往上冲，举起了马鞭便要抽，总算他向来脾气好，也没往下抽，吐了口气，道：“你……我还当什么事呢！”

高循道：“少爷，那一十八具无头尸，乃是‘西川十八神射’的尸体。”此语一出，陆子俊、唐振二人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双耳。陆子俊变色道：“你说是谁？再说一遍。”高循道：“是，是，这十八具尸体乃是‘西川十八神射’，这十八人皆带有弓箭，角弓上刻有名字，正是欧阳盾、赵正、周有诚、王当……”高循一口气说了下去，“西川十八神射”在西南是家喻户晓的人物，高循背得很流利。说罢，又道：“老爷早已出发到山阳县去了，叫小的在此等候少爷、唐公子，老爷叫唐公子也速速到山阳县去。”

陆子俊、唐振听罢，确信这是真事，知道此事非同小可，赶忙抽马往山阳县赶去。

冲霄林位于山阳县城西约十五里处，因里面尽是合抱之杉木参天而立，故被当地百姓称作冲霄林。

一十八具无头尸体，冲霄林的路上躺着八具，林子中央横七竖八地躺着九具，中央九具尸体往前约十丈远，躺着一具。

每具尸体，皆身着黑色劲衣，腰挎宝刀，背上背着一个一尺来长、四尺来宽的长方形木盒，木盒里是一把弓、一个箭袋，箭袋里装着百余支箭。

弓是骑士用的三尺六寸的角弓，弓上刻有名字，分别是：赵正、欧阳盾、钱越、周有诚、李良生、李镜、张朗、王凉、王信。有了这九个名字，剩下的不用看，也知是谁了。又正合十八之数，正是“西川十八神射”！

若非弓上刻有名字，谁能想到这竟是“西川十八神射”？山阳县的县令杨友儒方接到告案时，并不在意。里正同时还报冲霄林三十里外有一个小村庄被屠灭，杨友儒也提不起精

神。乱世之中，诸侯攻杀不休，贼盗纷起，被杀十七八个人，屠灭个小村庄，委实也不算大事。直到当地里正说出所看到的九个人的名字时，杨友儒才大惊失色，茶碗也摔碎在了地上。辖治着溪州六县的陆安多年前已是李穿喉的附庸。如今李穿喉十八义子忽然死于本境，杨友儒如何不惊？他知晓只消李穿喉一句话，陆安便会毫不犹豫地把自己满门老幼尽绑于李穿喉帐下，听候处斩。

杨县令惊诧之余，倒也不糊涂，一面作书快马急报报于陆安，一面尽起县中大小捕快、衙役乃至府中伙夫，前往冲霄林以封锁现场。

消息送出去之后，第一批赶到的人马乃是溪州的十余名捕头及总捕头赵通。杨友儒忙上前去施礼，赵通安坐马上，鼻孔里哼了一声，略略还了一礼。杨友儒官阶虽较赵通为高，但赵通是李穿喉荐来的人物，连陆安尚且敬他三分，杨友儒也不敢生气。赵通随即察看现场去了，并很快确认这十八人确实是“西川十八神射”。他久在李穿喉帐中，知晓“西川十八神射”中欧阳盾颈边有块鸡蛋大的胎记，钱越、李鹏飞、李林三人背上皆有刺青。赵通将弓箭上的人名与尸体一一对应，证实无误。

杨友儒知晓后，十魂中更是去了七魄。第二批到来的人马是陆安一行。陆安的脸色与杨友儒一般沉郁。他不懂刑狱断案之事，当下不敢随意扰乱现场，询问了若干事宜后，加派了人手封锁路口，驱赶闲人。之后便只管长吁短叹，焦

急地等待外家侄儿唐振的到来。赵通是李穿喉荐来的人物，隐含监视之意，陆安不得已而把他当菩萨供奉起，心里却委实看不起他。侄儿的能耐，陆安却多有耳闻。

午后时分，第三批人马唐振与陆子俊二人一路扬尘而来。两人驰到冲霄林旁，跳下马来。陆安迎了上去，一把抓住唐振的手道：“阿新，这案子非同小可，你可小心在意了。”“阿新”是唐振的乳名，陆安这般叫出来，自是寓意不同。

唐振道：“姑父放心罢，放心就是。”他欲待说些安慰的话语，却不知当说什么好。陆子俊笑道：“爹，你也忒小心了，十八将军不过恰巧死在我们辖境内，又非我们下的手，怕什么来？”陆安瞪了他一眼，喝道：“你懂什么？”

当下查检现场最为重要，三人向现场走去，正要到现场时，迎面走来一群捕快，簇拥着一个满脸横肉的大汉，正是溪州总捕头赵通。陆安忙为两人引荐，赵通见他是陆安的外家侄儿，拱手道：“久仰，久仰。”唐振扫他一眼，略拱手道：“幸会！”说罢径自去了。

赵通大怒，黑脸涨红。他出自军营，并非公门中人，并未听过唐大胡子之名，“久仰”二字不过是客套话而已，不想唐振竟敢这般无补。心道：连这姓陆的见了我都要礼敬三分，你是什么东西？欲待发作，唐振已去得远了。

现场保护得很好，但也正因为保护得很好，才是可怕——

十八具尸首，冲霄林中央十具，路上八具，尸首周围，找不到一件半件杀人者留下的凶器；不见杀人者留下的一截半截衣袖，半根指头、半片指甲。尸首旁边的花草树木，也都完完整整，一处搏斗厮杀的痕迹也找不到。一场大雨的冲刷，连杀人者的脚印也没留下一个。

一十八具尸首，脑袋被人齐肩砍去，除了脖子上的伤口，通身上下居然再也找不到半道伤口。

一十八人的黑衣，也都完好无损，无半处刀剑划破刺穿的裂痕、洞口。

诸捕快中早有人用银针扎过这一十八人的尸首及马匹，证实这一十八人并非死于中毒。

唯一的不同，就是十八具尸首中，路上八具尸首背上的木盒尚未打开，而树林中央十具尸首有九具已握弓在手。

再无其他任何异常，仅此而已。

但这又能说明什么呢？

这一十八人竟像是死于一把会飞的刀一般。查看了现场的每个人，都不由得想到一个字：“鬼”。虽然这个字浮上心头后自己也连忙否定，暗笑自己，但似乎除鬼杀人之外，再也找不到更好的理由来解释了。虽然是大白日里，烈日当空，但众多捕快、士卒心中，却多少有阴森森、冷飕飕之感。